



文中子第一卷

王道篇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未嘗不篤於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謹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

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獲覩成訓
勤九載矣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
之道昭昭乎予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
足徵也吾得皇極謹義焉吾欲續詩者諸集記不足
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
吾得政大論焉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子曰然
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
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
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常此
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文中子曰
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
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
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予不豫聞江都有變泫然而
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
與焉命也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
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
得其所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
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
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薛收曰
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

於周乎叔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不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王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爲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

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利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賈瓊習書至桓榮之命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繁師玄將著北齊錄以告子子曰無苟作也越公以倉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谷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靖君亮問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裴晞曰何謂也

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爲而藏乎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平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

任不謂其猶天乎吾察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誰居乎幽王之罪也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夫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子汨彝倫乎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昂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昂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爲羊陸之事則可知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子曰悠悠素餐者

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
以即戎矣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裴晞
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
遣何如子曰寬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阮嗣宗與人
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子曰慎矣曰仁乎
子曰不知也子曰恕哉凌敬視人之孤猶已也子曰
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
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
者好斷介者殊俗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
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禮不云乎至德爲道本易
不云乎顯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哉
易也其知神之所爲乎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
也子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關曰壯哉山河之固賈
瓊曰旣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降而宿于禹
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見
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
不可謂知人矣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子曰使諸葛
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
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子讀無鬼論曰未知
人焉知鬼

文中子第一卷終

文中子第二卷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爲乎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爲乎子曰義也清而莊靖也惠而斷威也和而博收也曠而蕭瓊也明而毅淹也誠而厲玄齡志而密徵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達簡而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叔恬曰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

所進如何子曰密矣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
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
與也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荅伯藥退謂薛收曰
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
端序音若墳箎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
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
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
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
子之所痛也不荅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
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內史薛
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
往事之無失也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
之見也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
凝也挺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子謂李靖曰凝也若
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
爲已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爲賊君子任智而背仁爲
亂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
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
其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
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

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李密問王霸之畧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薛方士問葬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廣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爲禮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與也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叔達俛其首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筆上也密其接下也温其臨事也斷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問

牛弘子曰厚人也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
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
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
時常也無事於出處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子在長安
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子
在絳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
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
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爲也叔恬曰文中子
之教與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
其不得用將興者吾喜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徵其

事以蒼生爲心乎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
也捨兩漢將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
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
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
樂則三王之學也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
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以不續乎子曰唐虞之
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
法其道甚闊不可格于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
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曠不可
制于下如有用我者吾其爲周公所爲乎子燕居董

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
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
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
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
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
不得而讓也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證理而足
用焉思則或妙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
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
去此矣而未至於彼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
必也無至乎董常聞之悅門人不達董常曰夫子之
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所從去無所視薛收曰
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
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元也志仁義子曰
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
乎子曰董常時有慮焉其餘則動靜慮矣子曰孝哉
薛收行無負於幽明子於是口弔祭則終日不笑或
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
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子謂陳壽
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
聖經而詰衆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

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
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
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
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
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
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
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子謂
叔恬曰汝不爲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憊然也
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悌
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
矣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竒人也其思苦其言
艱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子曰過而不文犯而不校
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
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好
窮觀其所爲可也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銅川
夫人好藥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曆日
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子謂薛知仁善處俗以芮
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同州府君以之
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

文中子第二卷終

文中子第三卷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
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
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或問楊素子曰作福
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
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建四百餘載魏晉已降滅
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楊素使謂子曰蓋仕乎子曰
䟽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
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

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
仕也子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
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子曰古之
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子曰甚矣齊文宣之
虐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寔國掌命
視民如傷奚爲不終竇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
我則不敢比山丈人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无急
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子曰吾不度不執不常不
遂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
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子遊河間
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
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
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
矣至人相從乎子曰否也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
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子見牧守屢易
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
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
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
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弼不悅而退
子謂門人曰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謂荀悅
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
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
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
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
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
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
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
揔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
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尚書召子什子
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或曰僻子曰
吾得從嚴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子曰吾惡夫佞
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悖乎悖
者不妄散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或曰王
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子曰陳思王可
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
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
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
文也繁以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

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
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
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
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子謂叔恬曰汝爲春秋
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
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
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曰郡
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
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而
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
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
變也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
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
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
不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
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
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子
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
矣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面譽而背毀魏徵
惡之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殺身而成

仁者其中人之行歟遊仲尼之門未有不追中者也
陳叔達爲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
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導之以德懸之以
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
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
損之可也衣弋綈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
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
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佞无所不至子曰吾於讚
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卜吾於詩
書也下而不敢議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曰夫
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
存之者也子問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
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
然如有就子之服儉以挈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
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子宴賓无
貳饌會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
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
於我乎取无擾爾鄰里鄉黨爲也我則不厭鄉人有
喪子必先往反必後子之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

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既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子之他鄉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萬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也芮城府君起家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爲之表至心爲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爲恥我則不恥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難矣乎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子曰美哉

公曰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
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
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
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
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无德易
以衰無功作五斗先生傳子曰汝忘天下乎縱心敗
矩吾不與也

文中子第三卷終

文中子第四卷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其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乎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豐豐焉若
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温彥博問
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
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
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劉靈何人也子曰古之閉關
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曰道足乎曰足
則吾不知也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

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
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
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聽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
子曰古之義人也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
慮經天下乎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
下乎大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
之吾不知其變也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
也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子謂史談善
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
言哉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
故曰存乎其人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
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杜淹問崔浩何
人也子曰追人也執小道亂大經程元曰敢問豳風
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
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
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
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故終之以
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豳
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
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太原府君曰温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

習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子讀三祖上事曰勤哉而不補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夫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適與魏

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
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
九疇屬布衣也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
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
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
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凌敬問禮樂之
本子曰無邪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爲問子
曰大風安不念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
悔志之萌乎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
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
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
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
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或
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
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子遊大樂聞龍舟五更之
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
子謂姚義蓋官乎義曰捨道于祿義則未暇子曰誠
哉或問荀彧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子曰
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子曰言而信未
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

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
有道者能之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何
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爲冠所以莊
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劔珮鏘如皆
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
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置猿於
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董
常歌郤栢舟子聞之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邳公好
古物鐘鼎什物珪璽錢貝不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
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
居乎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
言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
不得與之變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其次地隱其
次名隱子謂姚義能交或曰簡子曰所以爲能也或
曰廣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子謂晁厝率井
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下
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
載于業者有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讚曰議曰諫曰諫
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大制
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下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

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
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
制矣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
人思及時而動乎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
難乎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視之不臧我思
不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歌于
髦而遣之既而曰玉帛云乎哉子謂房玄齡曰好成
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玄齡問立功立言何
如子曰必也量力乎子謂姚義可與友久要不忘買
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
常可與出處介如也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爲也好
奇尚恠蕩而不正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薛宏請見六
經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
隱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子曰吾不
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鄭和諧子於越公曰彼實慢
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公可慢則僕得矣不
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
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勇子曰必
也義乎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

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况人乎賈瓊請六經之本曰
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爲名乎有美玉姑
待價焉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
子曰孝立則忠遂矣

文中子第四卷終

文中子第五卷

問易篇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炫曰
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荅退謂門人曰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
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
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
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
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
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

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違一也
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
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
文中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
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
不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叔
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
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子曰續書之有命遂矣其
有君臣經畧當其地乎其有成敗乎其間天下懸之
不得已而臨之乎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道甚大物
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文中子曰事
者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
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得天下
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文中
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秉事演道莫善於對非明
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
經乎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
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所以進善
不暇天下有不安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
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

皆議之謂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爲哉恭已南面而已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吾視惠懷傷之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吾視桓靈傷之捨兩漢將安取制乎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國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子讀洪範謹義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郅憚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疑其知書矣子

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爲乎其得變化之心乎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見縗絰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決勝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子見耕者必勞之見主人必俛之鄉里不騎雞初鳴則盥漱具服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薛收曰何爲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吉凶曲折無所逃乎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非聖人孰能至之哉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子曰至矣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卹人乎志其慙德於備物乎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能出

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
乎其心正其跡謫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政
則苟簡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是以富人則可典
禮則未薛收曰純懿遂亡乎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
者之不如昔也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子謂
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
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
子在蒲聞遼東之敗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賦兔爰
之卒章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子曰好動者
多難小不忍致大災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
以乘時矣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薛生曰智
可獨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
乎哉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子曰佞
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董常死子哭之
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
道也之子歿吾亦將逝矣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
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
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子曰名實
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賈瓊問太平
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

見矣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文中子曰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子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讎也薛方士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或問韋孝寬子曰幹矣問楊愔子曰輔矣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賈瓊爲吏以事楚公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况乎利而諷之無

關其捷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子曰元經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於是乎未忘中國穆公之志也齊梁陳之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代太和之力也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與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君子曰帝制可作

矣而不克振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
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
絕矣元經典而帝制亡矣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
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斯則久矣
詩可以不續乎

文中子第五卷終

